

金丝雀谋杀案

(美) 范达因 (Dine, S.S.V.) ◎ 著 莫艳婷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金丝雀谋杀案

(美) 范达因 (Dine, S.S.V.) ◎著 莫艳婷◎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丝雀谋杀案 / (美) 范达因 (Dine, S.S.V.) 著; 莫艳婷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11
(零点书库)
书名原名: The canary murder case
ISBN 978-7-5624-7766-2

I. ①金… II. ①范…②莫…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8338号

金丝雀谋杀案

JINSIQUE MOUSHAAN

(美) 范达因 (Dine, S.S.V.) 著 莫艳婷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04 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66-2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午夜艳尸	001
第二章 雪地足印	007
第三章 奇怪的首饰盒	014
第四章 一个手印	025
第五章 上门的门	035
第六章 救 命	043
第七章 神秘访客	050
第八章 无形杀手	058
第九章 大盗史基	064
第十章 交 锋	074
第十一章 古怪的医生	082
第十二章 审 讯	090
第十三章 旧情人	097

第十四章 高智商犯罪	105
第十五章 四个嫌疑人	113
第十六章 隐藏的线索	120
第十七章 蹊跷的不在场证明	129
第十八章 圈 套	137
第十九章 狡 辩	144
第二十章 午夜证人	152
第二十一章 戳穿谎言	161
第二十二章 另一个鬼影	170
第二十三章 死亡约会	180
第二十四章 逮 捕	187
第二十五章 门闩之谜	197
第二十六章 重构现场	206
第二十七章 赌 局	216
第二十八章 罪 犯	225
第二十九章 贝多芬“慢板”	234
第三十章 结 局	244

位于中央街纽约警察总部三楼的侦查处刑事调查科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钢制档案柜，里面有数以千计不同种类的抽屉，其中一个贴有印着几行文字的绿色小索引卡片：“玛格丽特·欧黛尔，西七十一街184号，9月10日。谋杀：晚上11点左右被人勒死。寓所被洗劫一空，珠宝全部被盗。女仆艾米·吉伯森发现了尸体。”

寥寥几句冰冷的陈述，却是该国犯罪史上最让人震惊的案件之一。这起刑事案件情节之矛盾，令人费解，构思之巧妙，至今无出其右，就连警察部门和区检察官办公室中最优秀的警探和检察官都感到万分棘手。因为每进行一次调查，结果都倾向于——玛格丽特·欧黛尔遭谋杀的可能性不大。然而，蜷缩在起居室丝质沙发上被勒死的尸体却表明上述结论极其荒谬。

历经一段毫无头绪和充满沮丧的挫折之后，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它涵盖了许多离奇古怪的细节，揭露了潜藏在黑暗深处的人类本性，以及在绝望和悲痛侵蚀下的诡异灵魂。同时，案情本身也像激情的通俗剧一般，隐藏着多种不为人知的浪漫与迷人，堪比《人间喜剧》中纽沁根^[1]和艾斯黛^[2]的传奇爱情故事，以及郁郁寡欢的

[1] 纽沁根 (Baron Nucingen)，巴尔扎克《纽沁根银行》中的金融大鳄，在《交际花盛衰记》中，他疯狂地爱上了艾斯黛。

[2] 艾斯黛 (Esther van Gobseck)，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中的女主人公。

塔皮尔^[1]悲剧性的死亡情节。

玛格丽特·欧黛尔是一个出生在百老汇的性感尤物，举止轻浮放荡，外表光鲜靓丽，沉浸于欢愉艳俗与虚假浪漫的虚幻之中。在被杀前两年，她曾经是这座城市夜生活中最耀眼、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如果是在我们祖父母的时代，她说不定就是颇具争议的“城市明星”。但在今天，有太多的追名逐利者进入了这个圈子，更何况这个鱼龙混杂的江湖里充斥着太多的派系和暴力组织，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能够脱颖而出。当然，剧团的宣传人员，无论资深的老油条还是新入行的菜鸟都对玛格丽特·欧黛尔宠爱有加，因此在那个小世界里，她颇具名气也不足为奇。

她之所以名声不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和一两位身份不明的欧洲当权者之间经久不息的风流韵事。在成功出演音乐剧《女仆布里特尼》后，她曾在外国待了两年。这部颇受欢迎的喜剧使得原本默默无闻的她一炮走红。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的宣传人居然趁她不在国内，大肆宣扬她的桃色新闻，以此炒作她的知名度。

毋庸置疑，她妩媚妖娆的容貌在一定程度上对她褒贬不一的名气大有益处。某天晚上，我曾在安特乐俱乐部一睹过她的舞姿——这家俱乐部由臭名昭著的莱德·瑞根经营，是出了名的午夜欢场。（作者注：该俱乐部后来被警方查封，而莱德·瑞根也因盗窃罪被抓捕，现在在辛辛监狱服刑。）尽管她表面看起来很阴沉，颇有心计，但那时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十分罕见、美丽清纯的少女。她中等个子，身材苗条，气质优雅高贵。我感觉她有些冷漠，甚至可以说态度傲慢。或许这些秉性都和她与欧洲权贵有染的传闻有关。

她有着传统情妇般饱满性感的红唇，以及一双如罗塞蒂^[2]名画《女神》中的圣洁少女一样的大眼睛。她的脸庞将性感诱惑与纯洁

[1] 塔皮尔 (La Torpille)，巴尔扎克《拉·塔皮尔》中的主人公。

[2] 罗塞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 ~ 1882 年)，意大利画家，绘画题材多取自但丁和中世纪传奇文学，具有浪漫主义幻想特点。

灵性融为一体，就像历代画家所构思和临摹的“永恒的玛格达伦^[1]”。这张性感并略带神秘的脸蛋足以挑逗起男人们的情欲，俘获男人们的心，进而魅惑他们的情感，不顾一切地为她付出所有。

玛格丽特·欧黛尔获得“金丝雀”的绰号，与她参演过一出精心编排的时事讽刺芭蕾舞剧有关。剧中的姑娘们身穿舞台长袍，装扮成不同的鸟类，而玛格丽特扮演的正是金丝雀这一角色。她穿着黄白花色绸缎演出服，配上一头金黄耀眼的头发和白里透红的肤色，以独特出众的个人魅力立即成为观众瞩目的焦点。媒体剧评人对她赞不绝口，观众们也为她欢呼喝彩，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鸟芭蕾舞剧”就更名为“金丝雀芭蕾舞剧”，同时欧黛尔小姐也身价倍增，一举成为芭蕾舞剧的女主角。为了表现她个人的独特魅力与才华，有人还特地为她量身编制了一段独舞与新歌。（作者注：由狄斯瓦为她编写。）

在演出季结束后，她辞掉了时事讽刺剧的演出工作。随后，在她辉煌的百老汇夜生活演出生涯中，“金丝雀”这个绰号一直为大众喜爱和熟知。因此，当人们在其寓所中发现她惨遭勒毙的尸体时，这起案件立刻传遍了大街小巷，一提起这件事情人们总会称之为“金丝雀谋杀案。”

我参与金丝雀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扮演替朋友写传记的旁观者——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在玛格丽特·欧黛尔遭谋杀时，约翰·马克汉姆正好担任纽约市地方检察官，一个月前刚走马上任。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们，在他任职的4年中，他因成功破获多起离奇的刑事案件而名声大噪。然而，他十分厌烦大众给予他的高度赞扬。作为一个极其重视荣誉感的男人，他本能地抗拒那些并非完全属于自己的功劳。事实上，在这些被侦破的著

[1] 永恒的玛格达伦（Eternal Magdalene），即抹大拉的玛丽亚（Magdalene），是基督教传说中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在耶稣死后为他净身、祈祷，却意外发现耶稣死而复生。

名刑事案件中，马克汉姆仅仅充当了助手角色，真正的功臣是他的一位至交好友，只不过当时他的这位好朋友不愿将事实公诸于众。

马克汉姆的这位至交好友是一位年轻的世俗贵族，出于他的匿名要求，我暂且称呼他为菲洛·凡斯。

凡斯拥有惊人的天资和才干。他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和琴艺精湛的钢琴家，同时也在审美和心理学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尽管他是一个美国人，但长期在欧洲接受教育，因此，他说话时带有轻微的英式腔调。他有一份丰厚而稳定的收入，大部分时间都在尽家族赋予他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但他既非游手好闲之徒，也不是浅薄之人，他的言行举止中时刻流露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冷漠之情。因此，那些以貌取人的人都会认为他是附庸风雅之徒。但像我一样熟知他的人，会察觉出其我行我素外表下隐藏着的真实一面。他的玩世不恭和超然的态度大多源于他敏感孤僻的性格，而这绝对不是在装腔作势。

凡斯不到 35 岁，外形好似一尊冰冷的雕像，酷得让人难以忘怀。他的脸颊清瘦，棱角分明，只不过脸上常带着严肃和嘲讽的神情，往往使得朋友对他敬而远之。他并非铁石心肠，只不过他的情感往往都很理性。他常因自己的唯美主义遭人非议，但我却很少见到他表现出对艺术或者心理学的狂热和沉溺。总之，他向来给人一种远离尘嚣、不问世事的印象。说实话，在繁杂的世俗生活中，他宛若置身事外的冷漠旁观者，嘲笑并讥讽着所有无趣乏味的人情世故。此外，他还有一颗聪明的头脑，对知识如饥似渴，生活中的任何细枝末节都难逃他的法眼。尽管他并非马克汉姆专案组中的成员，但他的聪明才智与好奇之心直接驱使他参与案件调查中。

我保存了一份关于凡斯以法律顾问身份参与案件调查的完整记录，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可以将它们公诸于世。诚如大众所知，马克汉姆在接下来的一次选举中惨败，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凡斯也赴海外定居，并声称永远不会再回美国。在这之后他们都同意我将

这份记录全部公开，而凡斯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其他则没有任何限制。

我曾经在其他谋杀案（作者注：指班森谋杀案。）中提及凡斯参与刑事案调查的奇特场境，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他如何侦破了阿尔文·班森被枪杀的神秘案件。这一次他所破获的玛格丽特·欧黛尔谋杀案发生在同一年的初秋，所造成的轰动远远超出之前任何一件刑事案。（作者注：包括罗伯·利奥波德安谋杀案、多乐茜·金谋杀案以及随后的霍尔·米斯谋杀案。事后证明，金丝雀谋杀案和南·皮特森·西泽案、旧金山杜拉谋杀布莱奇·安蒙与明妮·威廉斯案、莫林砒霜毒杀案以及卡莱尔·哈里斯吗啡中毒案一样受世人瞩目。就大众的关注程度而言，金丝雀谋杀案引起的轰动不亚于至今仍存留于人们记忆中的秋河双人谋杀案、肢解案、埃尔韦尔枪杀案及罗森塔尔谋杀案。）

错综复杂的离奇案情是凡斯参与该项新调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马克汉姆饱受反政府报纸攻讦的困扰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它们批评他根本无法控告那些警方移交给他的黑道罪犯。由于政府下达了禁酒令，一种危险且令人厌恶的新兴夜生活在纽约市迅速蔓延开来。许多财力雄厚的酒馆改头换面成了俱乐部，在百老汇大道以及周边的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片区域的犯罪率高得惊人，要么为情，要么为财。换一句话说，这些灯红酒绿之地已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

后来，在某住宅区一个家庭旅馆中发生了珠宝抢劫谋杀案，经调查发现是由一家俱乐部直接策划并执行的；紧接着又在该俱乐部附近的一家店里，发现了正在追查此案的两名刑事调查科探员的尸体，都是背部中枪。（作者注：这一案子便是艾礼乐·凯格丽夫人谋杀案。艾礼乐·凯格丽夫人是一位富有的寡妇，住在西九十六街亚顿旅馆。九月五日清晨，她遭歹徒用不透气的袋子罩头窒息而死。

调查显示，歹徒是从西四十八街一家小规模但消费很高的塔客俱乐部一路跟踪她回家的。同时警察认为，后来被杀死的探员麦达德和凯尼森，可能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对凶手不利的证据而遭来杀身之祸。在这件命案中，凶手还从凯格丽夫人的公寓中偷走了价值五万美金以上的珠宝。）马克汉姆决心丢开办公室的其他所有事务，腾出手来专门处理这起既猖狂又残忍的刑事案件。

9月9日 星期日

马克汉姆作出决定的次日，他、凡斯和我在史泰文森俱乐部（作者注：史泰文森俱乐部的规模很大，同时也是一家奢侈酒店，其会员大多来自政府、司法部门和财经界。）休闲室的包厢里聚会。因为我们都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所以经常结伴到此，而马克汉姆则把这里当成他的第二个办公室。

“情况简直糟透了，城里过半的人一致认为地方检查署和那些效率低下的高级代办机构没什么两样。”那天晚上，马克汉姆无奈地说道，“因为我手上根本就没有充分恰当的证据足以给那些罪犯定罪。”

凡斯微微一笑，揶揄地看着他。

“难点就在于，”他懒散地回应马克汉姆说，“警探们并不知晓司法程序中所需要的关键证据是什么。他们脑子里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某种证据可以说服大众，那么它同样也能在控告的过程中取信于法官。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想法吗？律师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而是能够让他们旁征博引的细节和技巧。可惜，警探们的平均智力水平并没有达到喜欢卖弄笔墨的法律要求。”

“事情并非你想象的那样。”尽管巨大的压力在过去几周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汉姆平静沉稳的作风，他还是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反驳道，“如果没有证据原则，那么无辜者很有可能会蒙受不白之冤。即便是罪犯，在法庭上也享有被保护的权力。”

凡斯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这太让我惊讶了，马克汉姆。没想到你还是一个纯粹的教条主义者，而且对批评的回应方式也像那帮人一样振振有辞，可惜你仍然说服不了我。还记得威斯康森案中被绑架，而且法庭判定他已惨遭撕票的那个男人吗？即使当他容光焕发地出现在交往密切的老邻居面前时，他被判定的死亡身份在法律上也未得到修正。这个人明明还活着，如此明显的一个事实却被法院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在这个看似公正的国家，悲惨的处境到处可见。同一个人，在这个州被认定为患有精神病，在另外一个州却被认定为心智健全……真的，你不可能让一个法律知识储备不全且不熟悉司法体系的外行人分清其中的微妙差别。你手下那些被一般常识所束缚的‘门外汉’也会无知地认为某人在这个地方是个精神病患者，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仍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同样会坚信一个有生命的人，必定是活着的！”

“用不着发什么长篇大论吧？”马克汉姆问道，语气中带着些许不悦。

“我似乎说中了你的痛处。”凡斯仍然心平气和地回答，“警察不是律师，但显而易见，他们却把你放到火炉上烤……为什么不让警察都去法律学校补一下课呢？”

“你管的闲事还真多！”马克汉姆反驳说。

凡斯微微扬起了眉毛。

“为什么这么轻视我的提议呢？这对你绝对是有百益而无一害。一个从未真正受过正规法律培训的人，一旦认定某些真相就会紧抓

不放，完全排斥与之相关的所有反证。但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会将大量细微且看似无用的证词纳入考量，最终按照一套复杂的程序，而不是唯一的事实来作出判决。结果就是，那些明明有罪的人被无罪释放。事实上，很多法官都曾对被告人说过：‘我和陪审团都知晓你确实有罪，但鉴于法定的可靠证据不足，我只好宣布你无罪。现在，请带上你那满身的罪恶离去吧。’”

“即使我把那些指责归咎于警察的法律知识不足，也未必能让大众满意。”马克汉姆抱怨说。

“请允许我引用一下莎士比亚笔下那个屠夫的话——‘让我们杀光天下所有律师吧。’”

“不幸的是，我们面临的是现实，空想主义不靠谱。”

“那么，在警方的主观推测与所谓的法律程序正义之间，你又如何权衡呢？”凡斯懒洋洋地问道。

“首先，”马克汉姆紧接着说，“我决定亲自调查所有与大俱乐部有关的案件。在昨天召开的部门高层会议上，我已经下达命令，从现在开始我办公室中的所有成员都将分头开展调查工作，目的就是搜集到足以定罪的证据。”

凡斯缓慢地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轻轻在椅臂上敲了敲。“喔！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成功脱罪的罪犯受到惩罚？”

凡斯的话刚一说完，马克汉姆就被激怒了，他转过椅子，不悦地看着凡斯。“我听得出来你话里有话，”他嘲讽道，“你又在拿所谓的心理学假设、美学理论和你钟爱的‘间接证据不充分’的论调作比较。”

“确实是这样子，”凡斯满不在乎地承认道，“但你知道吗，马克汉姆，你把间接证据奉为金科玉律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再这样下去，你的推理能力会逐渐僵化。我很替那些将被你绳之以法的无辜受害者担忧，最终你会让所有出入声色场所的人陷入福祸难

料的境地。”

马克汉姆默默地抽着烟。尽管这两个男人的讨论偶尔会引发一些争执，但他们从来不会因此而憎恨对方。相反，他们的友谊历久弥坚，尽管性格迥异，见解不一，但彼此敬重是维持他们亲密关系的基本准则。

最后，马克汉姆开口了：“为什么你如此反对我的间接证据论呢？我承认有时候它们会误导案情，但大多数时候它们的确是证明有罪的最有力证据。凡斯，就连一位最具权威的法律学者也认为在司法过程中，间接证据依然是现存证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实际办案时，直接证据几乎不可能获得，如果法院一定要以直接证据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那么，大多数罪犯都会逍遥法外。”

“难道在采用间接证据之前，大多数罪犯都一直逍遥法外？”

马克汉姆没接凡斯的话茬。

“举个例子来说，十几个成年人发现一只动物跑过雪地，且都认为这只动物是一只小鸡；而在同一个地方，一个小孩也看见了这只动物，但他却坚称它是一只鸭子。随即他们检查了这只动物的脚印，发现这些有蹠状痕迹的脚印应该是鸭子留下的。那么，我们是否得等到掌握了直接证据后，才能以此判定这只动物是鸭子而不是小鸡？”

“我认为它就是一只鸭子。”凡斯毫不在乎地回答。

“真是太感动了，你终于也有同意我看法的时候。”马克汉姆紧接着说，“我再进一步推论：十几个成年人看见一个人横穿雪地，他们都言之凿凿地说那是一个女人；而在同一个地点，有个小孩断言他看见的是一个男人。现在你认为通过雪地里的脚印这一间接证据，就足以判定横穿雪地的是男人而非女人吗？”

“我亲爱的长官，我不这么认为，”凡斯意兴阑珊地伸了伸脚，“当然，除非你能证明人的智商比鸭子还要低。”

“这和智商高低有什么关系？”马克汉姆不耐烦地问，“智商不会影响一个人的脚印。”

“对鸭子来说当然不会，对人类来说却有可能，而且毫无疑问，经常都会影响到脚印。”

“看来你打算给我上一堂人类学课程，讲讲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或者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理论？”

“与这些学科毫不相干，”凡斯回答说，“我只是在阐述根据个人观察得出来的微妙真相罢了。”

“好吧，那么根据你既高超又独特的推论，以宽大的脚印作为间接证据能不能推断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两者都不是，”凡斯回答道，“或两者都有可能。这个证据如果用在人身上——我指的是一个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我认为，雪地里的那些脚印有可能是穿着自己鞋子的男人，或是穿着男人鞋子的女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个长脚的小孩。简单地说，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些脚印是一个直立人猿的后裔穿着一双男人的鞋子走过雪地时留下的，年龄和性别都没法推断。如果用在鸭子身上，则可以断定是只鸭子走过雪地时留下的脚印。”

“我很高兴，”马克汉姆说，“至少你不认为那些脚印是只鸭子穿着胶鞋留下的。”

沉默了片刻之后，凡斯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这位现代梭伦^[1]推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总是试图将人性结构化。然而人与生命都是极其复杂的。人类是一种精明狡诈并熟练掌握各种欺诈骗伎俩的动物。他是一一个个狡猾的个体，在生存过程中甚至做过许多愚蠢的挣扎，人为、蓄意地说着近百种谎言以蒙蔽真相。鸭子虽然不具备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但它是一种坦率、诚实的动物。”

“那么这位在雪地留下宽大男性脚印的人士，你会如何判定他

[1] 梭伦 (Solon, 前 638 ~ 前 559 年)，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古希腊七贤之一。

的性别或者年龄？”

凡斯朝天花板吐了几个烟圈。

“第一，我会先否定那十几个混淆视听的成年人和那个耳目聪明的小孩所提供的所有证词。第二，我会忽视雪地里的脚印。最后保持中立立场，客观冷静地找出具体线索加以求证，分析这位在逃人员的犯罪动机。综合分析各种线索后，我不仅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疑犯是男是女，还可以描述他的习惯、个性以及特征。不管疑犯留下的是男人、女人或是袋鼠的脚印，哪怕是踩高跷、骑脚踏车，甚至漂浮在空中根本没留下任何脚印，我都可以作出与事实相符的推论来。”

马克汉姆不屑地一笑：“恐怕你的证据比那些警察提供的证据还要糟糕。”

“至少我的证据不会让那些碰巧穿着和疑犯一样靴子的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凡斯反驳道，“还有，马克汉姆，你应该知道，一旦你认定脚印就是犯罪证据，无异于中了凶手栽赃嫁祸的圈套，他们早就设计好替罪羊等待你去逮捕。换一句话说，你着手侦查的对象只不过是那些与案情毫不相干的人。”

凡斯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老家伙，听我一句劝，很多线索都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掺杂了神学家所谓的黑暗力量。许多困扰你的案件，表面上看到的证据都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据说有些凶狠的犯罪团伙已经在美国建立克拉默式（作者注：1820年前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一度发展成颇有势力的政治组织，后因从事诈骗、抢劫等非法恐怖活动而被取缔。）的秘密组织，并将总部放在那些俱乐部里。我个人不相信这一类传闻，因为太过于戏剧化，充满令人厌烦的新闻炒作，哗众取宠。和战争这种集体行为完全不同，犯罪是一种可憎、见不得光的行为，难道你不觉得犯罪仅仅是个人的事吗？计划杀人